今天：飛機降落，她好緊張

法國女教師在開餐時，叫了法國紅酒，我要了杯西德藍尼。姑，最開胃助消化。我們交換了名片，出乎意料，她是法國馬賽國立女子中學畢業——法國過去與現在，最難是國立中學，倒是大學可隨便進入選課，到讀博士之時，又有「國家博士」與「大學博士」之別。前者很難。她的學位是「瑞士洛桑語言」師範文憑，她東方語文是日文，副科現在中文，讀的全是新文學作品。「我北京話能聽，說得不快。」看她外表，不超過二十二三歲。

她的姓名是：

「漫娜·德·柏根第」——乃法國大西洋岸的世家。飯後空姐送來「打波兒冰·冰塊·黑牌威」，笑問柏根第小姐要什麼，她說：「一嵐淨拿破崙愛色啊」。——「拿波里昂·愛克色啊」。——「咬爾奶！AU RIGHT！」我們對杯，她忽然紅了臉——「祝健康！」——「祝健康！小姐住東京學校裡？」

「是的，在神田御茶之水不遠——歐亞語學卡內冶——德說離車站不遠，有人接我，我去年到北京、西安旅遊——團體去的，但第一次來日本，聽許多人說……歐洲落後了她？」

「也不一定，樣樣喜歡新、超時代，未必就對！」我輕鬆地同她談，不覺三小時過去了，這就到達成田了。我同她握手——「還有十五分鐘，繫上椅帶了，幸會。香港少不了會去玩的，夜景、免稅購物有名。名片上有我公司電話，請通知我。」——「一定！麥西厄（先生）！」她又伸手給我，這次却握住不放，手心濕軟膩滑，出身高貴，好遺傳。

在繫椅帶後，機長少不了先日、後英傳播——「諸位貴賓，現在還有十五分鐘，可以看見日本了，東京今天現在升高了三度，是八度，晴朗大太陽，所以不太冷，冬衣夠了。謝謝諸位！有任何對招待服務感到有不妥的地方，請隨時提意見。我們的服務是每一件小事，也知過必改的。祝各位有一個滿意的快樂假期，東京在等着歡迎！……」

大家靜默，引擎半停了，一種從二萬尺高空，漸漸斜降的安靜。「現在我們在一萬二千呎了……」身邊的小姐細聲對說：「每次降落，我心裡上緊張！」她又伸手給我，我在椅扶手之下握住她，她偎過頭來，將左鬢貼住我的右面頰，並緊緊捏住我的手——「交託給聖母！」足足十多分鐘，才又發動了引擎，一點不覺得「看，落在地上了——成田——納路達！」

二五六：火紅火綠

尿坑華一對手已經好晤得閒，魚蛋妹眞空上陣，尿坑華一手在下，搞了幾下，忽然覺得隻手濕漉漉。

尿坑華曰：「美琪，你做完上個客冇洗害乎？」

美琪曰：「邊個話冇呀。」

尿坑華曰：「又會咱多水嘅！」

美琪移動身體，伸手向下一撈，有所把持，撚幾撚，尿坑華已經扯火。

尿坑華咻咻然，曰：「美琪，你做下音樂家喇！」

美琪曰：「好呀！同你去冲凉。」

尿坑華曰：「火紅火綠，冲也鬼！」

美琪起身，攞起几上杯茶。

尿坑華三下五落二自己剃清，曰：「喂，用茶浸乎？」

美琪曰：「我不同第二個嘅，我好乾淨者也。」

尿坑華於是去浸茶，美琪吹奏一曲二十四橋明月夜。

「曲未已，尿坑華一手撩住美琪，氣喘氣喘，曰：「掂矣！掂矣，埋架喇！」

美琪似乎做到熟，攞起個陣，不碍尿坑華個大肚腩。

尿坑華高奏凱歌，驅車入城。

美琪伊伊哦哦，柳腰欵擺，尿坑華十分緊張，一對手搏晒老命在打魚蛋，忽然大叫一聲，倒於馬下。

美琪吃了一驚，由梳化床跳落地，伸手一探，依然有呼吸。

美琪曰：「華哥，你點呀！」

尿坑華已經暈了過去，不會回答。

美琪着起件眞空裝，走出房。

梁華與線仔馬上入房，梁華用電筒一照。

線仔曰：「仍然有呼吸。」

梁華曰：「條友興奮過度，可能心臟有多少問題。」

二九二：參觀示範單位

「坐的士到哪裏去？」安娜好奇地問，「去看電影？」

「不，」朱迪神秘一笑，「到了那裏，你就明白了，不必再猜。」

「將我拐去賣？」她笑問。

朱迪並不回答，吩咐司機往一繁華街道駛去。

「你找你的心上人？將他介紹給我認識？」安娜又問，「其實我不緊張他替我找那在美國的負心人。」

「不必亂猜廿四的，到了目的地，你就自然明白了，反正我不會虧待你，放心好了，嘻嘻。」她說。

既然如此，安娜也懶得再問。

的士呼呼地飛馳，不久就抵埗。

兩人拾級而上，見最大的單位約五百多呎，實用面積，三房一廳，倒也寬敞，定價接近五十萬元，在目前的市道，可算中上價。

「麗碧，這胸針可歡喜？」

「不錯，很有型。」

他拿着，往她胸前看一看：「你歡喜罷？」

「喜歡！」

他掏出二百元給售貨員。

售貨員一怔！

他道：「八折，今天看過。」

售貨員收下，給回了發貨單。

「你今天看過一次的了？」她問。

「我來買花，六十元十元，麗碧望望徐大昌，徐大昌像看不到似的，目不斜視。

當走過一間飾物店時，他拉住了她入去。

「你想買什麼？」

「買花。」

「買花？」她奇怪的問